第九卷

陆寿钧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九卷

陆寿钧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影



一百多年前，作者祖父与祖母在老宅天井中的合影，祖父怀抱者为作者父亲，站立者为作者姑母



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代表团成员访日时，与秘书长王人殷、副秘书长张子良的合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九卷序

2008年2月，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百梦谁醒》的书，责任编辑为李霞，印数为五千一百册，字数为十六万二千。发行后销售一空，没有积压，皆大欢喜。

此书从内容来看，则是我影视文学生涯中的一个异类，我的朋友们都想不到我怎么会冒出这么一本书来。对此，我在此书的开篇“我谢我梦”中作出了说明。

我是一直想把此书写好些的，一直准备增订内容后再版，所以，平时继续注意着我所能涉及的各种各样的梦，并记录成文，想在有机会再版时增入。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给了我机会，现把其列为我文集的第九卷。

如今，大家都在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梦想而奋斗，该是百梦已醒的时代了！我希望，我在此卷中所记录下的各色各样的人物所做过的各种各样的奇特之梦，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全民的振兴中华的梦想，或许会有些许诠释。若能如我之愿，足矣！

目录

第九卷序 1

我谢我梦 1

真情许世友 5

梦中的思念 8

陈布雷的两个梦 11

“菩萨”亦有梦 14

冰心梦蝶蝶梦冰心 18

似梦非梦 22

夏衍在写交代时的梦 26

马思聪做了一年噩梦 29

傅雷夫妇的梦 32

有关末代皇帝的两个梦 35

末代“皇妃”的梦 38

五体投地至梦中 41

陈学昭的梦 44

应云卫的梦幻和舒绣文最后的梦 47

“梦见马承源” 50

心中的殿堂 53
壮士一生中最后的梦 57
罗布泊中的另一个梦 61
陆星儿的梦 64
死者的诉求(一) 68
死者的诉求(二) 71
吾妻之梦 74
“空碗”不空 76
居士三梦 79
信息来自何方? 83
女教授的梦 87
女研究生的梦 91
《相约星期六》中的梦 96
大火中幸存者的梦 99
“轮椅上的梦” 102
“无法终结的怆痛” 105
无言的控诉 108
当代“选妃”选出的梦 111

母亲的泪眼 115
百姓英雄的梦 118
“今天晚上我为什么没有梦见祖父” 121
人质的梦 124
归　梦 127
一位画家的梦 130
临刑前的梦 133
李真的梦 136
女绑匪的梦 140
来自监狱的梦 143
上海女子监狱见闻 146
“逆水女人”的梦 149
一则动人的报道 152
不知他现在如何 155
解开心结 158
一个酿成杀人悲剧的梦 161
鲁迅说梦 165
“梦如人生” 169

神秘的小姐姐 172
梦,犹如玩彩棒 175
贾平凹谈做梦 178
诸葛亮该哭谁 181
“快乐人世” 184
释梦者的梦 187
朋友的梦 190
噩梦的幸运 193
梦中来道别 197
文艺作品中的梦 200
梦与创造 203
“无梦”者的心结 206
最常见的梦 209
梦游奇闻 214
非梦若梦 217
《百梦谁醒》后记 220
第九卷后记 222

我谢我梦

我不是心理医生，也不是神经科学者，更不是社会学家，对玄学也无多大兴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影视编剧，奇怪，我怎么会写下这本有关梦的书？

对梦发生兴趣和引起思考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己曾做过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做于1994年的一个春夜，梦境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腹部不适，我厂置景车间一个叫顾阿品的老师傅（我认识此人，但从无往来）对我说，他来替我开刀。我竟稀里糊涂地让他开刀。事后我才发现，这刀根本没有消过毒，怎么行呢？以后伤口要发炎的。忙跑到部队医院去求救，一位军医为我重新消毒包扎。待我回来时（不是回到上海市里自己的家，而是回到青浦朱家角的老家），只见天井中全是花圈，儿子和其他家人都披麻戴孝地在那儿哭泣……梦醒后，我吓了一大跳，总觉得这是个不好的预兆。我忙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7月24日《解放日报》的“朝花”上，想用这一招来化解这个自认不吉利的梦。其中说道：

> 对于这样的梦，我从不忌讳什么，也不去预感什么，可梦后我又常常琢磨着。梦境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这种思维我认为往往是与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会做这个梦是因为有这么几个要素：一是我的内脏确有病，前几年体检时就查出胆里有块石头，还有脂肪肝，这几年还不知胆里那块石头又长大了多少？二是做梦的那些天胃肠确有不适；三是我平时不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喜欢上医院看病，因为每去一次总有受气的感觉；四是常听人说胆结石最终还需开刀解决，而我常思忖假如熬不过那一天，最好还是到部队的医院里去开刀，那儿的医生可能不找关系也会认真些；五是我梦中的那位老师傅脾气爽直又常常助人为乐，不管能做的与不能做的都会大揽大包；六是我常常傻想假如一个人死后能知道人们对自己死的各种态度，一定是非常有趣和深刻的；七是我非常想念我的老家，尤其是那个铺着长砖的天井……而之所以能把这些因素构成一个有独特情节的梦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我每天都在构思情节编剧本，我的思维可能已进入了一个偏执的误区。老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一点也不错的。我曾看过不少古今中外那些"析梦"的书，相比之下，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

人开始老了，做的梦可能会越来越现实。我再也不会做那种能在空中飞翔的梦了。现在生存的大环境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好，还是趁着尚做得动时脚踏实地去做些实事吧！

此文发表后，还引出了一场误会：上海一家电台有个名叫《半个月亮》的夜间节目，其主持人以为我是懂梦者，一定要邀请我去做一档三刻钟的节目，专门谈梦。我无论如何解释、谢辞，都无用，只得硬着头皮操着浓重上海腔的普通话去胡乱浅薄地说了一通，既自损又误人，至今仍后悔不已。不懂梦的人却要当众谈梦，肯定出丑！

一年后，我父亲故世。亲朋好友送的花圈摆满了天井。当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老家的天井中抽烟时，我突然发现：那个场面竟与我一年前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

其实，我的梦，就在当时，我还未能全部解开。直至后来，我才完全明白，可已来不及作任何补救了：八个月后，我的母亲过世。再八个月后，我老丈人故世。至此，我和我妻子家剩下的三位老人（丈母娘早已故世）一下全部离我们而去。接着，我又真的开了刀，切除了胆囊……此时，我才顿悟：梦的要害全部在"顾阿品"这个人名上，"顾"顾名思义是照顾好的意思，"阿"是《新华字典》中的第一个字，加在称呼上的词头——阿爸、阿妈……"品"则是三个"口"，即三个人。看来，

此梦在提醒我要照顾好三位老人，可如今……

而我，却一直处于认识到可能会有灾难降临又不信会有灾难降临更不去思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灾难降临所以更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状态之中。等我明白过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在这期间，我的独子去外地为人办公司，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纠纷。我在协助处理此事时，种种遭遇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错综复杂。我感到十分无奈和无助，不知结局将会如何？就在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境奇特异常，梦中的主角竟是我与足球名将范志毅。我与范志毅从未直接见过面，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不知怎地也会梦见他。因涉及他，所以我不能把此梦的详细情节随意披露。梦醒后，我看了一下表，是凌晨三时，我倚在床头抽烟，静思着，因有了前面那个梦的经验，我着重在“范志毅”这个人名上思索，我一下拨开了云雾，眼睛一亮：“范志毅”这三个字，随其任何排列组合，都同上海方言中的“还子侬”“子侬还”“子还侬”“侬子还”“还侬子”同音。这分明在向我预示：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此事总会有平安结局。我想，这应该是个吉梦。次日，这场纠纷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关于梦有否预示的功能，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真实的结论是什么，我都感谢我的梦，感谢让我能做这样的梦的存在于冥冥之中的“造梦者”。因为我从中得到了教训、经验和益处。

为了感谢，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起了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样的梦，我努力去认识梦的真面貌，虽然我知道，凭我的学识是绝无可能的，但我还是虔诚地去做了这件事，并把它写成这本书，只是为了感谢我曾经做过的这两个梦。

请读者不要对此书的期望值有多高，我是门外汉谈梦，不可能给你们带来有关梦学的专业学识，只是在看到和听到一个个梦例后，写下的一篇篇“随笔”而已；只是从自己的认识，记下的一缕缕杂感而已；只是一个人虽已老心还单纯难脱传统的痴人在说梦话而已；只是一次班门弄斧的愚蠢尝试而已。

但我的心是真诚的。

我希望人们对自己所做过的梦，不要看得太认真，我并不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有关所有的梦都有意义的论断，对一般人来说，梦就是梦，做过算数，不必太看

重而自我烦恼。人类每夜都在做梦，一般的梦也只是自己心理因素的一些反应，都去重视了，你白天怎么活？但我又希望人们能懂得一些有关梦的知识，遇到自认对自身身体状况或将发生的事情有某种预示的梦，防在前面总比不防为好，信是为了防，不涉及唯心唯物的问题。每个人的梦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都有各自的规律，都有各自的生活背景，只有熟悉自己又有一定的梦知识的人，才会真正去理解自己的梦的最确切的内涵。社会上自称或被别人相信懂梦的人不知有多少，但真能在这方面确实下了工夫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有多少呢？不管哪种人，在别人求你释梦时，我希望你不管是唯心还是唯物，不管你是在捣糨糊还是真在以科学的态度行事，都得守住一条底线，那就是努力去解除求助者心头的烦恼和忧虑，与人为善，绝对不能让求助者去增添新的烦恼，产生负面的效应。我对算命先生最恨的是，你骗人家几元钱糊糊口发点小财都可以，但你不能去说人家一定要离婚什么的去拆散别人的婚姻，也不能去说你能发财而促使人家去铤而走险……总之，绝不能去诱发人家不行善。对释梦者也是如此。

祈望每个人都能为社会的和谐出一份力！

真情许世友

许世友是毛泽东的爱将。他不仅打仗勇敢，而且为人秉直，好恶分明。有关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他的战功和品格都为大家所称颂。他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将军。百姓们也很喜欢和尊重他。

我有幸在他晚年与他见过一面，还一起吃过一顿饭，喝过五粮液，照过一张相。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成都军区军史写作组的同志们一起去川北采访，正巧许世友在尤太忠司令员的陪同下也来到川北，到他在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战场重游视察。我们在川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里相遇。他亲切地与大家见面、照相、吃饭。晚上，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招待所十分简陋，房内没有电话，只有走廊上有个公用电话。半夜，只听见他的大嗓门在对着电话“下达命令”。原来，他外出时为了照顾他的炊事员让其休息几天，这一休息，家中其他人就有了麻烦，所以，几天过后他又让他的炊事员继续工作。就这么一件小事，也让我感觉到了许司令对部下的关怀和性格的可爱。可惜他回南京后没多久就病故了。他像有预感似的，一定要在他大限将至前到旧战场再看一下，重温他昔日的战斗年华，凭吊他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他在那里受到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动人场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因为与许世友有过这样的一次接触，十分喜欢和敬重他的为人，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关注着有关他的消息。他逝世后，我取出与他一起照的相片，默默地看了好久，一代名将终于降下了他人生的大幕。

我很想知道他逝世前在想些什么……

1999年3月8日《文汇报》的“笔会”上，刊登了张重天先生写的《一个老战士眼中的许世友》一文，朴实真切地记叙了他与许世友将军几次见面时的情景，读来让人十分感动。他与许世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许世友逝世的前一年——198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在这次见面中，他们聊到了老与死的话题。

> 许世友深感自己身体的每况愈下，他连连摇头：“不行了，我做了几次梦，梦见我妈妈。张重天，你知道吗，我妈妈很苦。我八岁就离开她到少林寺，十六岁从少林寺出来，就当了兵，一别数十年。后来我妈妈死了，我哭了。我没有尽孝，没有给她吃过一顿好饭，也没有亲自给她喂过一口饭。”说时似有伤感。我对司令员说：“自古忠孝两难全。”他说：“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始终不安，感到欠了我母亲一笔债。我活着不能为妈妈尽孝，死了也要埋葬在妈妈身边，陪她老人家。”然后，他压低声音，凑近我的耳朵，轻轻说：“我准备向中央提出，我死了不要火葬，要土葬，埋在我妈妈身边。这样，活着尽忠，死了尽孝。”我听了，非常惊奇。

次年，许世友逝世后，经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特批，他真的没有火葬。“遗体放进了一口楠木棺材。按照他的遗愿，送回了他的老家，埋葬在他妈妈的身边”。

这个动人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而张重天在这里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再次佐证了许世友生前所提出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向组织请求的原委。

> 我活着不能为妈妈尽孝，死了也要埋葬在妈妈身边，陪她老人家。
>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

听着这位为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而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名将的这些话，真让人百感交集。

我又十分注意许世友说的“不行了，我做了几次梦，梦见我妈妈”这句话。这里，许世友虽没有详说梦的具体内容与细节，但同“不行了”连在一起，也许梦里

妈妈在向他召唤，也许他自己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也许……总之，在这几次梦中，他都见到了妈妈，见面的情景让他得出了“不行了”的结论。他是相信这些梦的，因为他自认终将还会回到妈妈的身边，所以才会有“死了尽孝”的话。他毕竟是一位受党教育几十年的高级干部，他不可能在他的部下面前再多说什么。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执意向中央提出的请求或多或少是与这些梦有关的。“死了尽孝”首先得葬在妈妈的旁边。

人到老年，常常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尤其像许将军这样为了革命长期不在母亲身边的人，一到老年，会更想念。许世友“心里始终感到不安，感到欠了母亲一笔债”，因此多次梦见母亲是符合常情而不难理解的。许将军铁血烽火于战场，可他也是个有血有肉有亲情的人。

不管是多么显赫的人物，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老了在临死前往往会梦见早已故世的父母的现象很普遍，这里面可能还有某些深奥的道理值得我们去思索和研究。

人一到晚年，总希望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这种或明或暗的意识，往往会诱发出见到已故父母的梦。或者说，往往会通过梦这个形式加以宣泄。想得多了，梦境也会愈加具体和清晰，从而信以为真。在得到宽慰的同时，又让做梦人感到自己“不行了”，末日要来临了。这种不良的诱导，实质上是有害身体健康的，会加速死亡。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到了晚年，还是少想归宿多享受生活为好。

人一到晚年，也常常会感到自己有负于父母。尤其是经历过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者，在世一生所付出的代价中，总有一分对父母的歉意，为此，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梦见父母，也就成了必然。人生总会有遗憾，没有让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在他们的生前过上好日子往往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当然，对于许世友来说，其实，他在尽忠中也尽了孝，而且尽的是大孝，他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位母亲过上好日子啊！党中央还是成全了许世友的孝心，特批了他的请求。我想，许将军能安息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